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通通釋卷五

詳校官編修_臣錢 樾

編修_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_臣劉國永

欽定四庫全書

史通通釋卷五

無錫浦起龍撰

內篇

採撰

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尚矣自非
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釋首引闕文不補之義
領起採撰宜慎之旨

蓋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廈以羣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
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

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受

舊作授誤

經立傳廣色諸

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杅等篇遂乃聚而編之

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

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

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

序說苑七略之辭此並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

一時擅名千載釋

此即提出丘明馬班諸史非不但中徵必求雅正所以可貴也

但中

世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

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

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啓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

漢姮娥竊藥以奔月如斯蹊駁不可殫論固難以汙南

董之片簡霑班華一作暑非之寸札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

國寓言玄晏皇甫謐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

萌一多於此矣釋此節言後來雜撰益多人情好怪史

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臯履出

於風俗通應劭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葛洪朱紫不別

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

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

尤苦南國

尤苦謂污蔑之

承其詭妄重以加諸

一作重加誣語

遂云多

司馬叡出於牛金

原注王劭曰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瑯琊國姓牛者與夏侯氏私通生中宗

因遠叙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承此言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叡為金子計其

年全不相干案前史尚如此誤況後史編錄者耶

劉駿上淫路氏

原注沈約宋書曰孝武於

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異議魏書因云駿烝其母路氏醜聲播於甌越也

可謂助桀為虐

幸人之災尋其生絕肩嗣死遭割斷

一作割斷

蓋亦陰過

之一無所致也釋

此節言范書既狠沈書多誣至魏之穢史借詞汙螻身受映修所深惡在

也此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

裴榮撰

世說幽明錄

劉義慶撰

摻神記

干寶撰

之徒其所載或詎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

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皇

唐舊作

朝

新

或作所

撰晉史多採以為書夫以干

寶鄧梁

之所糞除

王隱虞預之所糠粃持

一作以

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

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徧畧務多為美聚博為功雖

取說於

字一無於下同

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釋

此節言國朝勅修前史擇

亦不精所規在此也。下皆散摘。

夫郡國之記譜牒之書務欲矜其州

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偽者乎

至如江東五儁始自會稽典錄

郡國記也

潁川八龍出於荀

氏家傳

譜牒書也

而修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為實錄苟

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釋

此層言偏狹之志乘宜擇

又訛言難

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瞿義不死諸葛

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衆口儻無明白其誰曰

王本注疑脫不字

然故蜀相薨於渭濱晉書稱嘔血而死魏君

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罵

一作薦

書河北以為

王偉魏牧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為兩

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釋

此層言一時之

記傳宜擇

況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為後或以

有為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

憑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

公明與方朔同時

承前後言

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

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鷄鳴逐劉安以高蹈

承有無言

此之乖

濫往往有旃釋

此層言舊說之外訛宜擇

故作者惡道聽塗說之違

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

採彼家人安國

盛孫

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

以芻蕘鄙說刊為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

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

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釋末節綴上三層為採撰者致誠

按此篇持論正大方嚴劉子嘗言作史三難首尚學

識即此可以證其本領

殺青

後漢吳祐傳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注以火炙簡令汗去其青易書復不蠹謂

之殺青亦曰汗簡字已見國語篇戰國策注中

禹生啟石

路史餘論夏后氏生而母化為石說見世紀蓋原禹母獲月精石吞之而生禹也淮

南修務云禹生於石而今登封廟有一石號啟母石漢元封元年武帝幸緄氏制曰朕至中岳見啟母石云化石啟生地在嵩北按韻府言禹通轅轅謂塗山氏欲餉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生啟云云謂是淮南之文淮南實無其文亦編書家不根之一徵也

伊產空桑

列子天瑞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呂覽本味有佚氏女得嬰兒於空桑察其

所以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白若出水而東走明日視白出水東走十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

海客

博物志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此人乘槎而去至一

處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後至蜀問嚴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也

姮娥

後漢天文志注張衡靈憲曰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曰翩翩

歸妹

獨將西行母驚母恐後其大昌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

王喬左慈

後漢方術傳王喬顯宗時為葉令每月朔望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密令太史伺

望言其臨至輒有雙鳬從東南飛來於是舉羅張之
但得一雙謁詔尚方詠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
履也又左慈字元放少有神道曹操欲殺之慈卻
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後又達慈於陽城山頭因復
逐之入走羊羣操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欲
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居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
許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

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
非聖不觀
漢書揚雄傳雄自有大度非聖
哲之書不好也按語本法言

皇覽

魏志劉邵傳邵字孔才黃初中為散騎侍郎受
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舊注魏畧云

常侍王象受詔撰皇覽藏於秘
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卷

編略

梁文學傳何思澄字元靜天監十五年舉學士
入華林撰編略徐勉舉思澄等五人應選又顧

杏傳徐勉舉杏及顧協等五人撰偏略又鍾嶸傳弟嶼亦預按諸傳錯舉止及四人其一人無考南史劉駿傳梁安成王給其書籍使撰類苑一百二十卷帝命諸學士撰華林遍略以高之舊注編略七百卷五雋與同郡紀瞻廣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為五雋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八龍

後漢荀淑傳淑字季和潁川人有子八人儉組靖肅汪爽肅粲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潁陰

令苑康改其里曰高陽里

曾參殺人

戰國秦策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毋毋織自若有頃又告尚織自若

頃之又告毋懼投杼而走

不疑盜嫂

漢書直不疑傳人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母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

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翟義不死

漢書翟方進傳少子義字文仲為東郡守王莽居攝義移檄討莽軍破而亡後漢王

昌傳昌一名郎莽篡位郎詐稱成帝子檄州郡曰天命佑漢使東郡太守翟義擁兵征討郎以百姓思漢

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

諸葛猶存

蜀志魏延傳亮出北谷口病延密與楊儀姜維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亮適卒秘不

發喪亮傳注楊儀等整軍而出宣王追焉姜維令反旗鳴鼓宣王退不敢逼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

仲達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按諸葛猶存似是成語俟再詳之

嘔血

蜀志諸葛傳注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

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臣松之以為亮

乎

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

馬圈

魏書高祖紀蕭寶卷遣太尉陳顯達寇荊州攻

穀塘崩於行宮按今蕭子顯齊書無

中矢之文寶卷齊廢帝東昏諱也

沈炯罵書

史通云沈炯罵書河北以為王偉按陳書

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梁書侯景傳景固守宮闕抗

表言陛下貪臣汝顓絕好河北檄詈高澄南史賊臣

傳王偉魏行臺郎高澄以書招景偉為景報書澄問

誰作左右稱是偉文據此則炯為僧辯檄乃檄侯景

非檄河北也梁武詈澄是受愚於景決不假手於偉也至北人之稱偉文本是偉作非炯作也史通似誤

魏收草檄

史通云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按北史

餘紙不日而就周書獨孤信傳東魏侯景之南奔也魏收為檄梁文矯稱無闕西之憂欲以威梁也北史

邢邵傳邵字子才人稱北間第一才子鉅鹿魏收年事在後稱邢魏焉歷考魏齊周諸史其言草檄及收

邵並稱處大略如此皆無收檄邵作出自關西人語之文史通或別有據耶

師曠軒轅並世

列子湯問焦螟集於蚊腹師曠俯耳

之上砭然聞之若雷霆又齊民要術師曠占曰黃帝問曰吾欲占藥善一心可知否對曰歲欲雨雨草先

生藕欲旱旱草先生蒺藜欲荒荒草先生蓬欲病病草先生艾史記黃帝少典之子名軒轅

公明方朔同時

公明魏管輅字其語未詳

堯八眉

淮南修務訓堯眉八采高誘注堯母慶都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奄然陰雲堯生眉

有八采之色尚書大傳堯八眉舜四瞳子

夔一足

王訓故韓子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無他異獨通於聲堯曰夔而一足

矣使為樂正非一足也按此所見非一呂氏春秋風俗通皆有之

烏白馬角

語見史記刺客傳贊博物志燕丹質於秦欲歸秦王謬言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

仰而歎烏即頭白俯而嘆馬亦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犬吠雞鳴

葛洪神仙傳漢淮南王劉安者高帝之孫也好儒學方術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

門吏白王八公皆變為童子王迎燒百和香八童子
復為老人授王丹經藥成雷被伍被共誣安謀反八
公謂安曰可以去矣安登山白曰昇天人傳去時餘
藥器雖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
也

載文 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
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傳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
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諂屈平宋
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釋以文之不載
於史者引起

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

者矣釋

四語牽文搭史已上爲載文起因

爰泊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

多以詭妄為本

飾辭者務以淫麗為宗

一多故作者三字

譬如

一作

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

釋數語仍從文引入下乃通及史

之所

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

正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

之歌鄭莊至孝

二字謬許

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

什其理謹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

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

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繇華而一無而失實流

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脫一

字諸列傳不其謬乎釋已上是發凡一正且漢代詞賦雖

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譌謬雷

同權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

四曰自戾五曰一概釋揭出五失之綱何者昔一無大

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

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省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

舊主蒙

加一作

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此

一脫此字所

謂虛設也

釋其以禪讓錫恪之言魏晉南北無非攘竊乃

古者兩軍為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

之得喪

句以兵形勝負言

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

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

一有至如二字

曹公歎蜀主之英略

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

以避其鋒或斲

一作斲

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

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

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

並當時語

此所謂厚顏也釋

其二舉當敵而言忌勝則歎彼英強張詞則侈為誥檄以此諸篇載入史中豈非厚顏

古者國有

一脫此二字

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

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

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

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
渥恩叙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唯頑與暴觀
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勲華再出此所謂假

手也

釋其三舉書詔而言恭主多遜辭諛臣飾恩意近史所載盡出文人是假手也

蓋

一無蓋字

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
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
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
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

可加旋有貶黜則比諸

舊脫諸字

斗筭下

一作不

才罪不容責

夫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

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

釋其四舉馭下而

言鑑識靡定前後相違史並載之非自戾而何

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

言本無定準故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覩魚藻之

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

一作古

則不然夫談主上之

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國止方

隅而言併吞六合

一作國非

福不盈眚

或譌作眚

而稱感致百靈

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

觀者疇為準的此所謂一概也

釋其五舉頌上而言時有隆污詞無進退史

等載之非一概而何

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

必憑虛夫鏤冰為璧不可得而

一無此二字下同

用也畫地為

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

後則示

一作世

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

一作復

不之

一作知

察

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初自起居

起居注

成於國史連章疏

一作畢

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

此節總括五失如上所載

則史也而集矣史體嚴集家備也

若乃歷

一作類

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沈

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

從簡約猶時載浮詛罔

一作本

盡機要唯王邵撰齊隋二

史其所取也文皆詣

一作詣

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

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摭實之義也釋

前皆統論所載之失此節括出諸史約指其優劣以實之

蓋山有木工則度之况舉

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

恐當有皆可二字

讀耳至

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

上中下分篇故曰篇

則賈誼

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無

閭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字

舊作家誤

以誠子劉向谷永

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

此所取未允其入好評沽

直山巨源之啟事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求諸歷代

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以

一作之

不刊則其文可與三

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

釋此節又約舉舊文以示準的

釋言文必似此自當登載耳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

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

一無之字

為史而載文也苟

能撥浮華採貞

一作真

實亦可使夫彫蟲小技者聞義而

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為載削者可

不務乎釋

未仍繳歸載者轉借載者以警作者

按前之載言欲掣出篇文此之載文就擇言著論五

失大半皆纂亂編小時文字標而出之信禁淫之隄

防持雅之管轄也其於賈班諸人之作不復以隔越

叙事為言足可彌縫前語之隙著書家互相掇視

諸此矣○唐置中書省宋設內外制大抵王言胥歸

官掌假手一條不可泥然讀此亦足當訓詞爾雅之
箴○余讀五失而慙然也間嘗泛濫史材凡九錫禪
代之文檄誥勳言之作撮其艷句用備荒穀以為不
虛度矣而此種學問古人鄙之謂之流宕伊川玩物
喪志之訶亦為讀史不知擇言者戒與

綺縠鄭衛

王訓故漢宣帝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
小者辨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

衛鄭

兩都

後漢班固傳建初中京師修宮室而關中者老
猶望西顧固感前世文辭諷勸乃上兩都賦盛

稱洛邑制度以
折西賓之論

廣成

後漢馬融傳融字季長鄧太后臨朝世士以為文武之道聖賢

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上
廣成頌以諷諫注廣成苑名

劉備吾儔

魏武紀注山陽公載記曰曹公船艚為備
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死者甚衆既而

出謂諸將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
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

高歡不死

北齊文宣紀周文帝率衆出陝城分騎北
渡至建州帝親戎出次周文帝聞帝軍容

嚴盛歎曰高歡
不死笑遂退師

移都

蜀志關羽傳羽攻曹仁於樊威震
華夏曹公議徙都許以避其銳

欽定四庫全書

史通通釋
卷五

十五

斲冰

北史齊文宣紀周人常懼齊兵西渡恒以冬月中河椎冰

智昏救麥

曹魏檄吳文孫權小子未辨救麥按語本左氏謂晉悼公兄劉則借曹之誦吳以例

誦蜀

也再按識昧玄黃定是字文誦高語未覩其文俟補

古詔命

厚齋紀聞漢詔今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

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為哉按此可證不假手之說

第五倫讀詔

後漢書倫字伯魚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

決矣

龐萌

後漢劉永傳龐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

拜平狄將軍擊董憲而萌反帝聞之大怒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猗與之頌

商書首篇那小序那祀成湯也

魚藻之刺

小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

焉

起居

荀悅申鑒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書錄解題起居注自漢明德馬皇后始漢魏

以來因之唐藝文志凡寶錄詔令等並入起居注類西京雜記葛洪家有漢武禁中起居注一卷

諷諫嫉邪

韋孟諷諫詩見載言篇後漢文苑傳趙壹字元叔作刺世嫉邪賦上計到京師司徒

袁逢受計執其手延置上坐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吾請為諸君分坐

過秦王命

賈誼過秦論見載言篇漢書叙傳彪遺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輯英

俊器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抑者繼橫之
事復起於今乎彪愍狂狡之不息廼著王命論以救

時難

張華箴女史

晉書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按
今晉書本傳不載文選注引曹嘉之晉

紀為假蓋曹
紀載之也

張載銘劍閣

文選善注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
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

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
使鑄石記焉按載字孟陽銘見晉書本傳

諸葛表

按蜀志建興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
上疏即此表也又六年裴注漢晉春秋曰亮

聞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云云於是
是有散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王昶誠

魏志王昶字文舒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
謙實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

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欲使汝曹遵儒者之教履
道家之言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諺曰救寒莫如重

裘止謗莫如自
修斯言信矣

劉谷晁李

劉向谷永晁錯並見二體篇後漢李固傳
固字子堅陽嘉二年有地震山崩火災之

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
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云云

荀伯子彈文

宋書伯子官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
躬之稱立朝正色外內憚之凡所奏劾

莫不深相訶毀或延
及祖礪示其切直

山巨源啟事

晉書山濤字巨源武帝受禪為吏部尚書前後選舉並得其才所奏甄拔人物

各為題目時
稱山公啟事

彫蟲

法言吾子或問吾子好賦曰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補注 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進一作唯此二

名其歸一揆釋

首原訓詁之體名殊義一

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

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

儒宗

此節舉注經之家陪注史之家。儒宗者即訓詁為主之意是注家正體也。

既而史

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

一作趙岐

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

漢輔臣周處之陽羨風土

舊二字倒

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

美辭列於章句委曲叙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

士者矣

此節八史注類異夫儒士者於本文外增補事緒是注家之變體。已上標舉領局次

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

尾千里絕羣遂乃掇衆史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若裴

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

之類是也釋

此節列史注三家說部注一家自此以下後有論斷。於述史處別出世說者謂孝

標才堪注史而惜其小用之也觀後文論斷自分曉

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補雖

志存該博而才闕倫叙除煩則意有所恡畢載則言有

所妨遂乃定彼榛楷列為子注

注列行中如子從母

若蕭大圜淮

海亂離志羊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

劭齊志之類是也釋

此節是官居史職而著為雜錄又復加注者後亦有論斷

權其

得失求其利害少期

松之

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

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
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釋
此論松之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此缺一
之注三國

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爲異說有昏耳目難爲披
一作覽釋此論陸澄竊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

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指以爲補注言盡
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
乃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持此爲工多見其無識也釋此

論

劉昭之注後漢○依前所列此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

下當有劉彤注晉紀論斷今缺精固以已通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

遠大而不能探蹟彪嶠網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

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釋

此論孝標自茲已降其失逾甚若蕭羊舊誤之璫雜王

之注世說宋之鄙碎言殊揀金事比雞肋異體同病焉可勝言釋

此論蕭羊宋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依文設或

王四人雜志自我作故另出意記錄無限規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

見者

格言千載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釋

此節總結

至若鄭

玄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爽欲加商榷其流實繁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於

此焉

釋未仍收繳經注與前文應

按篇首云傳者轉也注者流也以訓詁為主此三言者即本篇立說之主乃若聚異同以長煩蕪拾吐棄以侈登薦皆非劉氏所喜後世顧以撫遺錄別為多知博辯之資韓子曰古今人不相及此之謂與○宋

人著班馬異同一書分校字句之間足資叅互之用而劉云此缺彼增採摘成注有昏耳目其言太執雖考對之小辯亦注例之一端也

附見楊正衡注晉書賈革董衡注唐書廢

徐無黨注五代史今行

韓戴服鄭

漢儒林傳韓嬰燕人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又后唐曲臺記授梁戴德延君

戴聖次君德號大戴聖號小戴呂博士論石渠後漢儒林傳服虔字子慎滎陽人作春秋左傳解又以左

傳駁何休之所駁鄭玄傳玄字康成高密人所注易書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又著禮緯拾義

六藝論毛詩譜凡百餘萬言鄭興父子傳興字少贛州村人少學公羊尤明左氏周官自杜林桓譚衛宏

之屬莫不斟酌馬子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作
難記條例魚通易傳爲大司農作春秋剛十九篇

裴李應晉

裴駙史記集解叙注索隱曰駙字龍駒宋
兵曹參軍正義曰駙採經史及衆書之目

而注史記顏師古漢書注叙例李斐不詳所出李奇
南陽人應劭後漢太山太守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摯虞三輔

摯虞注趙岐三輔
決錄見書志篇

陳壽季漢

蜀志楊戲傳戲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
今多載於蜀書其贊而不作傳者余皆注

疏本末於
其辭下

周處風土

即陽羨風土
記見書志篇

常璩華陽

呂大防華陽國志引晉常璩作華陽國志
自先漢至晉初踰四百歲士女可書者四

百人晉書璩字道將散騎常侍按周常二書注皆無攷

松之三國

宋書裴松之字世期中書侍郎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表竊惟續事以衆色成文

世期史通作少期北平本云迺唐諱也

陸澄

見書志篇隋經籍志漢書注一卷齊金紫光祿大夫陸澄撰困學紀聞其書不傳

劉昭劉彤

南史父學傳劉昭字宣卿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于寶晉紀爲四

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世稱博悉一百八十卷

孝標世說

世說見尚書家梁父學傳劉峻字孝標荆州戶曹參軍高祖召文學之士峻不能隨

衆沈浮故不任用高氏緯昭孝標注此書引援漢魏諸史如晉氏一代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

外

蕭大園

周書大園字仁顯梁簡文帝子客長安太祖

離志四卷蕭世怡撰叙侯景之亂新舊唐志並作蕭大園撰世怡豈即其人歟按本傳缺錄其書而志亦

不言
有注

羊銜之

見書志篇按雒陽伽藍記序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亦不言記內有

注

萍實

家語孔子曰吾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割而食之甜如蜜

王肅

見尚書家

何休

後漢儒林傳何休字邵公任城人精研六經作春秋公羊解詁

馬融

後漢本傳拜議郎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易詩三禮尚書融為梁冀草奏李固頗為正直

羞所

因習

第十八。一作因習上與下篇同題分次。習與襲通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時
況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貿遷而言無變革此所
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劒也釋領起隨時變通古者
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於

行國之福也

四莊

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

昭三

即其證也案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

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

列國王侯

謂諸世家

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略外別內邪

何貶薨而書卒也

釋此即指遷史書卒誤因之矣

蓋著魯史者不謂

其邦為魯國撰周書者不呼其上

一作王

曰周王如史記

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為漢王斯亦未

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為公

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為

文肇自班書首為此失迄於仲豫

荀悅字

仍踵厥非積習

相傳曾無先覺者矣釋

此節指班荀二史沛漢誤因之失○魏志武紀起事之時直書

太祖至建安初封武平侯改書公二十一年進爵魏王遂書王凡公王之上皆不安魏字劉蓋準此立論也況

班固身為漢臣體更應爾近有以除沛漢二字為非者為參取其文證之

又史記陳涉世家

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案遷

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

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

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

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

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焉其非既如彼謚之承固其失

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釋此節指固謚二書誤因今字之失何法

盛中興書劉隗一作魏誤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

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榮緒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劉隗字

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仍一作謚虛述此又不精之

咎同於玄晏也釋此節言何書既脫志事於前臧通二書因仍其誤於後也尋班馬

之爲

爲一無字

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

共歸一稱若刺客曰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

於傳首列姓名於卷中

卷中謂傳中也

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爲

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則一脫鄧禹

寇恂之首當署爲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爲將

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

而已釋

此即指范史既用司馬標類之例而又添列姓名則因而不因矣按此與題目篇後幅意同其

沈太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

江而東盡為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叙其爵

里則不異諸華

原注劉昶等傳皆云丹徒縣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吳興武康人按魏書劉昶

傳無丹徒人句蓋據劉宋祖籍而言

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

便致土風之殊

二句頂父子

孫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

二句頂君

臣求諸往例所未聞也

釋此節指魏收例斥南朝為島夷至如南士來歸等傳并且

不能自因矣

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為僭盜故

阮氏孝緒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苻

舊作姚等書別

符

叛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靡愛憎人

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依作

同阮錄案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

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詧為附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子

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偽

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

家而已乎釋

此節偽史二字只當編紀二字用古近偏紀時可依類同編而隋志混定晉人遺錄

專收劉石等書是亦滯於因習而不知適變者

夫王室將崩霸圖云構必有忠

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誅曹武欽誕問罪馬文

司馬昭

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

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孝

一作李靖

之末王謙尉迴玉折

於宇文之季而李

百藥

刊齊史顏

師古

述隋篇時無偏畏事

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為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

釋

此節言勝國拒命之上興代被以惡名後來修史應中其節李顏輩因仍曲筆大非也。條駁止此已下

總

結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

既其錄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為口實嗟乎歷觀自

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
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為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
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諸來者多斯庶幾
可以無大過矣

按本篇因字該義不同有在昔為是而在後因之則
非者有前人既踈而後人因之仍誤者有因往例而
不盡因者有自為例而不自因者有當代書例則然
而異代不必因不當因者條分乃暫混舉則蒙○偽

史一節粹難會悟議者大率於十六國史牢執僞字
於越絕書牢執子貢作三字遂生多少驚疑愚初亦
鐫舟以求不能灑脫至第三易葉乃始悟劉之意不
過曰凡方隅偏據之史皆可收歸一門語最平直也
蓋東晉之十六國正如殘唐之十國也考宋史藝文
志於史類之末分置霸史一門首列越絕九州春秋
等書次則常璩和苞范亨諸志記其後則南唐蜀閩
吳越荆湘湖楚諸小史以及劉恕之十國紀年并錄

無遺兼該數代以是知子元所言早為宋史闕其藩
籬也歷覽前後史諸志藝籍者從無一門止收一時
之冊而隋志獨立此狹門唐志復因之狃於阮錄不
能自出宜為通識所嗤矣○崔鴻十六國春秋唐志
有宋志無不知何年散佚

膠柱刻船

史記廉頗傳趙王以趙括代廉頗蘭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按調瑟

又用淮南子語呂覽察今篇楚人涉江劍墜水遽
契其舟曰吾劍所從墜也廣韻契鏤通刻也

曰薨曰卒

公羊隱三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劉隗

晉書劉隗字大連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從事中郎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按今晉書議獄事收

入本傳竄去具刑法志一語不襲臧書通史之誤矣

劉昶沈文秀

魏書劉昶傳昶字休道義隆第九子也又沈文秀傳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按

義隆者宋文帝之諱也文秀則世爲宋臣宋書亦有傳二人皆出齊仕魏者魏書島夷其君父而邑里其子臣是使父子若臣異籍也

闔閭季札

按史記吳太伯十九世至壽夢壽夢四子長諸樊季札諸樊子光是爲闔閭於季

札爲子行也

孫策虞翻

按吳志孫策字伯符漢討逆將軍弟權稱尊號追謚策長沙桓王虞翻爲孫策功曹

田范裴段

隋經籍志霸史志趙書十卷一曰二石集偽燕太傅田融撰燕書二十卷偽燕尚書

范亨撰

秦記十卷宋殿中將軍裴景仁撰涼記十卷偽涼著作郎段龜龍撰

劉石苻姚

前趙起劉淵後趙起石勒前秦起苻洪後秦起姚弋仲後趙起石勒前秦起苻洪後

石句錯舉十六國姓總統之詞也並詳外篇正史篇又按苻舊作苻有參證語亦其正史篇

杜宇

華陽國志有王曰杜宇教民務時朱提有梁氏女利宇納以為妃自號曰望帝更名蒲卑

蜀記越絕

隋經籍志蜀王本記一卷揚雄撰越絕書十六卷子貢撰越絕本志事紀謂句踐時也

貴其內能自約外能絕人也吳越賢者所作按書內有春申秦皇漢祖諸人又有毗陵無錫鹽官太末丹

陽豫章諸地皆後世名其非子貢撰可知

江表後梁

晉書虞溥字允源鄱陽內史撰江表傳唐書蔡允恭仕隋為起居舍人著後梁春秋

十卷後梁蕭簪也見世家篇

韋耿

後漢獻帝紀建安二十三年少府耿紀水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魏志武紀漢

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嚴光討斬之

欽誕

魏志毋丘儉傳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與儉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舉兵反大將軍

統兵討破之欽亡入吳吳以欽為鎮北將軍又諸葛誕傳誕字公休景王東征使誕督軍向壽春欽之破

也誕眾見夷滅懼不自安遂反吳人與文欽來應大將軍司馬文王討之欽與誕有隙誕殺欽大將軍乃

自臨圍擊斬誕麾下不降皆曰為諸葛公死不恨

荀濟元瑾

百藥齊文襄紀尚書祠部郎中元瑾與梁

發伏誅又荀濟傳濟字子通及見執揚
惜謂曰運幕何為然濟曰叱叱氣耳

王謙尉迴

臣師古隋高祖紀相州總管尉遲迴自以重

孝寬討破迴

傳首闕下初迴之亂也上柱國王謙為

益州總管

見幼主在位政由高祖逆起巴蜀之衆以

匡復為辭進屯

劍閣陷始州命梁睿討平之按周書

王謙字勅萬尉

遲迴字簿居羅又按師古叙謙迴事

在本傳殊得體

但於他臣如高類王述李德林梁士

彥等傳每及此

二人皆書賊書逆曰王謙作亂曰尉

遲迴反不一而

足宜史通摘之

葛龔

後漢文苑傳葛龔字元甫以善文
記知名按高末所引具章懷注中

笑林

隋經籍志笑林三卷後漢給事中郎鄧淳撰

邑里

第十九。或作固習下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

史公始革茲體凡

舊作惟

有列傳先述本居

一作太古

至於國

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案夏侯若撰

東方朔贊云

一少云字

朔字曼倩平原猷次人魏建安中分

猷次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

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身

或譌生或作在

生之前故

宜詳錄者矣

釋首揭書里之法貴原委詳明得實

異哉晉氏之有天下

也自雒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由

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吳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

不亂溜澠可分得乎

此二字一作其于屬下句

繫虛名於本土者雖

百代無易

二句有謠脫文亦可省

釋此層為貼身引端從晉家東渡僑置紆清起議既而

天長地久文軌大同

二句唐州郡

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

今各異而作者為人立傳

指現在事

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

取舊號施之於今

原注近代史為王氏傳云瑯琊臨沂人為李氏傳曰隴西成紀人之類是

也非惟王李二族久離本居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晉魏已前舊名號欲求實錄不亦難

乎釋遺此層正述現在事承僑置之且人無定質舊謠作所因

地而化故一無字生於荆者言皆成楚居於晉者齒便從

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歷江而北一作左非唯一世四句謂南

北互徙本唐而言不蒙南渡而猶以本國為是此鄉為非是則孔父

里於昌平舊謠平昌陰氏家於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

乃為齊宋之人非闕一作魯鄧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

聞原注時修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琰傳琰家於魏州昌樂已經三代因云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監修者大笑

以為深平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為釋此層即申透上隴西成紀人既言不見從故有此說釋意通三層為一節自訴書里從實而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竟

即競字或

誤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

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偽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為己邑若乃稱表則飾之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姓卯金者咸

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

原注今有姓邱者姓弘者以犯國諱皆改為李氏如

書其邑里必曰隴西趙郡夫以假姓猶且如斯則真姓者斷可知矣又今西越鄙人多有姓明及卑者如如五

等爵或稱平原公或號東平子為明氏出於平原卑氏出於東平故也夫邊荒羣寇尚竊美名則諸夏士流固

無慙也在諸史傳多與同風原注如隋史牛弘傳云安定鵠人也本姓秦氏至它篇

所引皆謂之隴西牛弘唐史謝偃傳云此乃尋流俗之本姓庫汗氏續謂陳郡謝偃並其類也

常談忘著書之舊體矣釋此層推出病根為晉宋俗尚門籍故因習如此此豈得為

乎體要又近世有班秩不著氏非者始以州壤自標若

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隆則不從此列

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庾

諸事高楊數公必云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弘農楊素渤海

海高頰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

釋此層亦從上意申出

以當時口號證之每舉一人必帶地望殊覺詞費通兩層為一節

凡此諸失皆由積習

相傳寢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

夫以千載遵行持為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

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

音君子詳其得

一脫得字

失者焉釋

末仍紹到本身憫通識之難遇也

按詳篇內注語為當日身預史局書地招笑而作邑

里從今不從舊定理也好議論者云僑置本州猶存

正首歐陽寓潁仍署廬陵以謂子元失豺獾之義夫
論事者亦論其所歸而已請即近者徵之由宋迨明
國史班班任舉一人一傳其曰某處人者有不書黨代
郡邑者乎假令明冒宋州宋蒙唐縣有不起而非笑
之者乎小言詹詹徒多事耳○野客叢談載高從所
跋昌黎盤谷序稱隴西李愿隱者也云云隴西去太
行數千里而序之文曰居之其題曰送歸殊不相合
此亦舉其郡望之一徵也即此可悟襲舊之不足從

矣

江左僑立

晉地理志晉都河南仍魏名為司州元帝渡江僑置於徐非本所也後於尋陽僑立

弘農郡於武陵僑立河東郡兖州則僑置於京口後改廣陵為南兖州又僑置青州又分立陳留郡山陽

郡豫州則僑立於襄陽又於襄陽分立京兆扶風河南廣平等郡至志徐荆揚三州則凡幽冀青并雍涼

兖豫諸州邑名錯寄其中多不勝錄

居晉齒黃

嵇康養生論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蝨處嶮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

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按文選蝨注蝨麝頸並有義證而齒黃獨無蓋當時已莫詳矣史通直用康語也

昌平

史記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索隱家語曰宋微子之後宋襄公至孔

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至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

陰氏

通鑑光武紀帝在宛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胡三省注風俗通云管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其

後氏焉氏族大全修管仲七世孫也後漢陰識傳秦漢之際始家新野漢地里志新野鄧屬南陽郡

應劭孔融

後漢鄭玄傳袁紹要玄大會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

北面稱弟子何如楊彪傳曹操奏收彪孔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公今橫殺孔融魯國男子便當拂

衣而去融本傳融字文舉

龔遂趙壹

漢書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後漢書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按遂非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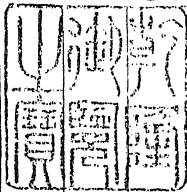
國而曰楚國壹非漁陽而曰漁陽標所望也

王庾高楊

後周書王褒字子淵瑯琊臨沂人庾信字

諱人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按史通本節引蕭鄧賈董漢世稱其人皆不舉地望而近時王庾高楊必

以郡稱文滋煩重矣故曰豈曰省文



史通通釋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通通釋卷六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 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 邵

謄錄監生臣黃 煒

欽定四庫全書

史通通釋卷六

無錫浦起龍撰

內篇

言語

第二十。謂口說之語若方言之類載在史中者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釋起以言貴修飾反振篇意夫上古之世人惟朴

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

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一作訓臯陶之一作

立

矢

謨洛誥康誥收誓泰誓是也釋

三古時口語一層

周監

於字多二

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

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

成十

子產獻捷

襄二臧

孫諫君納鼎

桓

魏絳對戮楊干

襄

是也釋

春秋時口

戰

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

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

從張儀連橫范雎反間以相秦

問太后

魯連解紛而全

趙是也

連言天下士為人排患難解紛亂

釋

戰國時口語

舉似其類

此三

樸而流婉而譎辯皆是應聲而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
出非若後世假章札以為工者

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

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

矣釋數語總挈自漢及隋變口陳為筆達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

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此下必有闕文

蓋此二句所謂忠言可稱者宜有繳句而其下又宜有他如等字轉接也秦宓之酬吳客王

融之答魏使此一作之小辯曾何足云二句單繳酬吳客啟也是

以歷選載言一多布諸方冊自漢已下謂兩漢之後無足觀

馬釋

東上言雖或間載口語而莊諧遞降亦且無多

尋夫戰國已前其一脫言

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由

舊譌用

體質素美何以覈

諸至如鵲資鸛鵒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

蟠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

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

博古之識

舊作說

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

論潤色終不失其

一無其字

梗槩者也釋此節雖專舉左文卻

以形起後史所載口語皆由倩飾也

夫三傳之說既不習

襲作

於尚書兩漢

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時俗之通改知歲時之不
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
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立明者則偏摸與

同一作摸

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

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偽修混沌失彼

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松之字世期唐

諱世少

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

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釋此節正通到後史載言皆藉古詞師成

然自

舊多晉字

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樂之鄉金陵

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

次不忘經籍

原注若梁史載高祖在園中見蕭正德而謂之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湘東王聞世

子方等見殺謂其次子方諸曰而史臣修飾無所費功

釋

此處南此轉側

其於中國

中原也謂北朝

則不然何者於斯時也先

王桑梓淪於外敵更張聲教橫據神州其中辯若駒支

哀十四注

見探蹟篇

學如邾子

昭十七注見書志篇

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

彥鸞

崔鴻

修偽國諸史收

魏收

弘

牛弘

撰魏周二

舊脫二字

書必諱

舊作謂

彼本音變成華語而於其間則又妄益文彩虛

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

北涼

乞伏

西秦

儒

雅比於元封

漢武元

拓跋

元魏

宇文

北周

德音同於正始

魏文

元華而失實過莫大焉釋

自此節起側注北朝諸史掄其國語文以古辭失實

較多乃是篇情所主

唯王宋著書叙元高時事

一作也。王劭齊志宋孝王闕

東風俗傳

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

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

此而推過史臣猶鑑

當有形字

者見嫫姆多媿而歸罪於

明鏡也釋

此與下節歲貶時論皆貼北史說

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

衆作周史為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

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

原注如周

太祖實名黑獺魏本索頭故當時有童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嚙斷索又曰雅雅頭團樂河中狗

子破爾莞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二十諸如此事難可遺棄而周史以為其事非雅略而不載賴君懋編錄故得權闡於後其事不是則

舊誤

董狐南

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釋

上節謂王宋記言得

實則罪之本節謂周史記言失真則賞之時情惡質好華類如此也近有燉煌張太素

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隋

後略凡所撰今

記作人

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效古

而書其難

此二字一作難字

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

紀哉釋

此舉近時著述棄今語倣舊詞者以例之見時尚之難反

蓋江革罵商臣曰

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

左傳文元

漢王怒酈生曰豎儒

幾敗乃公事

史記侯世家

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

樂廣歎衛玠曰誰家主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場之詞

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脣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為

上之二言

役夫豎儒

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

老奴寧馨

殊為魯朴

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

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長久

二字一本倒

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

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記言

一作事

則約附五經載語

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亘

一作與

兩儀而並

存經千載其

一作而

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

哉

此釋此節推出時情坐病由於矜遠謗近遂至取

蓋善

釋此節推出時情坐病由於矜遠謗近遂至取

為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麗咸被其化工為史者
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
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釋末節
正告
之

按元人採遺山史藁撰金源史特載國語解一冊謂
其有古人尚質之風不可文也其得子元氏之意者
歟子元於拓跋六渾黑獺諸史屢惜其遺落國語掩
覆本色自此篇始。裴松之有言凡記言之體當使

若出其口辭勝而無實君子所不取也此語可概此
下諸篇。○夢溪筆談載慶歷中河北大水有公事使
臣到闕仁宗召問水災何如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
姓何如對曰如喪考妣上嘿然既退詔問門今後武
臣奏事並須直說讀此因觸及之不覺失笑北平云
信史務在紀實語從其實史法也

弄丸飛鉗

文心論說篇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尹知章鬼谷序蘇秦張儀受捭闔之術

又受轉丸脰篋三章按弄丸兼用莊子
市南宜僚事鬼谷子有飛箝篇箝鉗通

折檻

漢書本傳朱雲字游成帝時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呂

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爭上

意解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呂旌直臣

埋輪

後漢張皓傳子綱字文紀為御史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

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書御京師震悚

秦宓酬吳客

蜀志本傳秦宓字子勅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往餞焉溫問

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在西詩曰乃眷西顧溫曰天有

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溫曰日出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

王融答魏使

南齊本傳王融字元長上使燕主客接

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後日上以魏獻馬不稱使融問曰泰西冀北實多駿驥所獻良馬乃駑駘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駟駟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迹徧於天下若騏驎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躡弁不能答

鶉賁

左傳僖五童謡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號之旂鶉賁之賁賁天策燉燉火中成軍號振

其奔

鸛鵒

左昭二十五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

之馬鸛鵒踈踈公在乾侯徵寨與襦鸛鵒之巢往哉遙遙獨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鸛鵒往歌

哭來

山木

左隱十一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輔車

左僖五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鰭腹

左文四睥其目鰭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原田

左僖二十八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混沌

莊子天地篇子貢南游於楚過濮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

欽定四庫全書

史通通釋
卷六

八

灌搦搦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
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槔為圃者
作色而笑曰吾聞之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
者必有機心吾羞而不為也子貢反於魯以告孔
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
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按渾沌通

裴譏孫盛

魏武紀注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
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為

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後之學者將何取
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
尤非其類

中國

談苑雍熙中校九經杜鎬述貞觀勅云經籍
訛舛由五胡之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術浸

微按唐初語稱中原為中國此一證也然其稱起
漢魏間世說識鑒裴晉謂劉備使居中國能亂人

又容止注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皆是也

張太素

唐書張公瑾傳子太素龍朔中東臺舍人兼修國史著書百餘篇通志略太素著北

齊書二十卷隋書三十二卷隋後略十卷燉煌張氏家傳二十卷又見史官建置篇

郎餘令

唐儒學傳郎餘令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為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

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為林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改著作佐郎

單固楊康

魏志王陵傳注魏略曰山陽單固字恭夏有器實兗州刺史令狐愚辟為

別駕與從事楊康並為腹心後愚與王陵通謀康固皆知其計康至洛陽露其事太傅東取固

問曰卿知其事邪令狐反乎固故云無有康與固對相詰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

欽定四庫全書

史通通釋
卷六

九

顧汝當活耶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亦并斬臨刑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何而面目行地下也

樂廣衛玠

晉書樂廣傳廣字彥輔與王衍俱宅心

傳玠字叔實風神秀異妻父即樂廣也時謂婦公永清女壻玉潤按二傳俱無寧馨兒語其語今見王衍傳衍總角造山濤濤嗟嘆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史通似誤通雅寧馨呼語詞今讀能亨亦云那向

浮詞 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疊疊不窮必有徐音

音在語前故當言徐舊作徐音誤

足句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

徐音也

焉哉

矣乎斷句之助也

足句也

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

獲全而史之叙事亦有特類此釋

首借文句起止助字引出史之浮詞蓋用

詩家比興體也

故將述晉靈公厚斂雕牆則且以不君為稱

宣

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

端也

此猶語端

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

教也

僖二十七年

載匈奴為偶人象邳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

其見憚如此

史記酷吏傳

所謂論事之助也

此猶釋二層所句助釋引似於

語前語後各有浮出之文而實非有泛溢也

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

月持

舊作特

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

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

談何容易可不慎歟

此段領下

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

有發言失中

去聲謂語前

如字不愜

一作快非謂語後

遂今後之覽

者難以取信

釋以發言加字二句分挈下文

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

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爲先禮讓居本至如

僞會鄰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

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

史通每多礙眼醜句焉得謂

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案賢者處世夷險若

一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易

誤作

傳曰知進退

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隨業無行後居

榮貴滿盈速禍躬為逆上

一作臣

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

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為才略則可矣必以賢

為目不其謬乎

釋以此二事為語前失中之證然執論賢字滯甚且與浮詞不倫

又云

漢書酷吏傳

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

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
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
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釋以此事
為語後不愜之證而所言亦帶穉氣擬古豈在笑晚間哉。二節雖以證前其實可削蓋古之記

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踈錯綜逾密釋
此五句束上起下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

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

三說各異

原注李百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至收傳論又云足以入相

如之室游尼父之門但志存實錄好抵陰私於爾朱暢傳又云收受暢財賄故為榮傳多減其惡是謂三說各異按北齊書暢雙名文暢受金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語在其弟文略傳文亦不同

殺二理不同

原注令狐德棻周書元偉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於本

紀論又云渚官制勝閭城孥戮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按本注句複字脫多不成語今據周書改正因此益悟集內非惟言篇文注語時告不通皆窳亂所致非其質也

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言

一無言字按此句當作人

惟一而史辭再三良以好發蕪音不求謹理而言之反

覆觀者惑焉釋

此即舉百藥德棻之浮飾

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

皎如星漢非靡沮所移

靡沮或作磨涅俱未穩此二句竟可省去

而輕事塵

黠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

即累字或作類後多有之倣此

尤多如魏

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

結婚蕃落則曰招携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

此案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晉而

鳥官創置豈關郊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

言無限何其

舊作甚

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

庚信贈其詩曰號亡垂棘反

一作滅誤

齊平寶鼎歸陳周弘

正來聘在館贈韋愛詩曰德星猶未動真

一作直誤

車詎肯

來其為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儼非

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

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

釋此即舉魏

牧牛弘之浮飾

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百藥德棻是也

注原

齊史李百藥所撰周史令孤德棻所撰也

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牧牛弘

是也

原注魏書魏牧所撰周史載元行恭等此本牛弘所撰也

斯皆鑒裁非遠智識

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迹更彰

取惑無知見嗤有識

此總繳二節之大
釋乃斥浮正文也

夫詞寡者出

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泱案左傳稱絳父論

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

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各

一作

名為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

一作謾
作詞

云二叟

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

而廣足

原音子
愈反

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

婦至於臨穴淚下閨中長歎雖語多

贏也

本傳而事無異

說蓋鳧脰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

哲豈容易哉

釋此以高士傳論為浮詞是篇尾餘波無關正史亦似贅及

昔夫子斷

唐虞以下迄於周翦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

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

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

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語見左傳釋結處文十三自寓

按浮之云者溢辭也岐辭也而先之以徐音足句最

為理致周圓但篇中所擷離合參半如云隔卷連行

不容殊趣而有若三論二評失則岐矣浮矣又云輕塵曲粉無取雜施而假以邃皇詞客失則溢矣浮矣皆法言也獨其前此之論稱賢論況古後此之論高士傳贊其失則滯而閒刊而去之乃純錦也史通此等故應分別觀之。批摘所主仍在北書通前後篇一氣

伊惟焉哉

按此四句化用雕龍章句篇文其原文云夫惟蓋故發端之首唱乎哉矣也送末之

常科

巧宦

史記汲黯傳黯姑姊子司馬安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按傳文深巧

截句善宦二字另讀而潘岳閒居賦序破句作巧宦之目後遂習用之

摩笄

史記趙簡子盡名諸子與語無恤最賢乃為太子是為襄子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葬

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行斟陰令宰人雜以料擊殺代王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

知韓信賢

項羽封沛公蜀漢魏叔子集熊養及字說曰漢高不肯之國蕭何曰臣願大王王漢

中養其民以致賢人張良自韓來韓信陳平自楚往故曰養民以致賢按語見漢書蕭何傳而良遇在先平至在後魏水叔渾統言之漢中所致固止一信但蕭何致賢之語却是泛詞史通指實韓信殊屬牽合

非止拈義之滯也

隕獲充訕

此禮記儒行之文鄭注隕獲困迫失志之貌充訕歡喜失節之貌

屠伯

嚴延年本傳巧為獄文奏可論死奄忽如神流血數里河南號為屠伯

首鼠

史記灌夫傳武安侯召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

登國名官師少皞

魏書官氏志天賜元年欲法古純質每於制定官號皆擬遠古雲鳥

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鳬鴨取飛之迅疾以伺察為候官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望自餘諸官義皆類此按

登國道武初元舉以概後也少皞事見書志篇

道武結婚慕漢高

魏書崔玄伯傳太祖曾引玄伯講漢書至婁敬說漢祖以魯元公主

妻匈奴善之嗟歎者良久是以
諸公主皆釐降於賓附之國

髦頭

晉天文志昂七星天之耳也又為髦頭胡星也
魏天象志皇始元年六月有星彗於髦頭是秋

太祖啟冀
方之地

奉春之策

漢書劉敬傳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
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奉春君

冒頓數苦北邊劉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
厚奉賂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
必為太子代單于豈嘗聞
外孫收與大父抗禮者哉

元行恭得回

周書元偉字猷道為使主報聘於齊是
秋高祖親戎東討偉為齊所執齊平偉

方見釋偉性好虛靜政事之暇未嘗余書初自鄴還
也庾信贈其詩云云按猷道史通作行恭豈牛弘本

耶然

周弘正來聘

周書韋夔字敬遠志尚夷簡所居之宅枕帶林泉明帝號之曰逍遙公陳遣其

尚書周弘正來聘造賓後請變至賓館弘正贈詩云按世說陳太丘論荀朗陵元方將車于時太史奏

真人東行弘正詩真車語用此也

絳楚二老

絳父即絳縣老見二體篇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若賓舍字君倩世謂之

楚兩龔王莽既篡國遣使者奉璽書即拜勝不復開口飲食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虜董呂昏

自燒膏呂明自銷遂趨而出莫知其誰按嵇康皇甫謐作二叟傳皆採左班語也

詠三良

文選曹子建三良詩云攬涕登君墓臨六仰天歎

歌秋婦

宋書顏延之字延年獨酌郊野當其得意旁若無人按秋胡詩有歲暮臨空房句所謂閨

嘆也秋胡事詳後品藻篇

鳧脰

莊子駢拇篇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

叙事

第二十二。序一章尚簡用悔妄飾三章。題下注與行本小異

夫史之稱美者以叙事為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

遍無數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釋

從叙事大意寬起提

出作者曰聖起下尚書春秋

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

是為屬詞比事之言

春秋

疏通知遠之旨

尚書子夏曰書之

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辨

乎書說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則意指

舊作複誤

深奧詰

一諷詰

訓成義

尚書

微顯闡幽婉而成章

春秋

雖殊途異轍亦各有

差

舊論作美

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為述者之冠冕實

後來之龜鏡

一作鑑

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

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

一有經故字

史之目於此分焉

釋

此即推尚書春秋為敘事祖法舉馬班二家為史體宗法嘗試

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

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漢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

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

其言八字亦可笑

垂翅不舉憑籥

無聞

如果日星寢也

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

穎個儻不羈

如既夕星粲也

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拔其優

劣距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

求其善者蓋亦

一無字

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

過當

而晉宋殺青又

一脫又字

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

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

蒙上意從二經跌落二然史以迨於後史之遞降

則

作然而用

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

麗非類若史記之

舊無之字據下漢書偶句當有之

蘇張蔡澤等傳是

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

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

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

其中多靡文故然見亦過僻

豈繪事

以丹青成妍帝京以山水為助故言媿者其史亦拙事

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雋

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

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

此節轉局起議就史漢指示大抵文貌有殊都因事狀非

一強欲同之不能也

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

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觀立明之記事也當

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

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辭幾乎翳矣觀子長之叙事

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濶略無復體統洎

一作自秦

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

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

他皆若斯釋

此再申透上意以見時當駿難只好就事叙事

夫識寶者稀知音

蓋寡近有裴子野宋昭王劭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叙

事無愧古人而世人

一作

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

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

鄙且幾原

子野

務飾虛辭君懋

王劭

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

爲異也設使正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

書事於士尼干

當作侯尼于

之代將恐輟毫栖牘無所施其

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釋

此節蒙上說下

才透指意世人以飾為工以質為陋不知史固貴實錄不尚虛詞也側注北朝掣起三論夫叙事之

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覩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為

三篇列之於下

舊本次行有右叙事篇序五字非劉氏自署也今削之後三條倣此

按此一章叙事之叙也遠遠說來純取寬境大指言時風遞降則文亦隨之馬班不襲二經正是各成信史後有作者就事叙事寧實無虛寧今而真無古而屬彼浮議之為譽為詆不足徇美芭籠後三注射北

四

微顯闡幽

左傳杜序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按史通本

此非用易文也

渾渾瀕瀕

揚子問神篇之文

賀六渾

北齊神武紀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衛人也世仕慕容氏慕容敗歸魏神武既累世北

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

士尼干

黃本作士于尼其補注云北史齊顯祖諱洋字子進武明太后孕帝時有赤光照室及產

命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士于尼宜作侯尼于

覲縷

覲本作覲通作羅左思吳都賦嗟難得而覲縷晉書傅咸疏臣前所以不羅縷者莫因結奏得

從私願也金壺字考次序也

夫國史之美者以叙事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簡要

無一

要

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

釋本章言叙事尚簡也起便提明

歷觀自古

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

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

作然文約而事

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

釋以二經標簡體之大源

始自兩漢迄乎

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

舊多尋必字

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恒

一作必

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

言詞

一多言既二字

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

釋以近史當不簡之流宕。

以上通章總冒

蓋叙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

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

釋

叙事之體四別盡之四句提綱

至如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

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

襄三十一

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

釋第一又如繳白

左氏載申生為驪姬所譖自縊而亡僖班史稱紀信為

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漢高紀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

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釋第二綴句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

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剗剔孕婦左傳紀隨會之論楚

也其詞曰華輅傳作路藍縷以啓山林其誓曰其詞曰是言語二字點眼處

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

因言語而可知者釋第三綴句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

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

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

太史公曰讚曰是此則傳讚論二字點眼處

之與紀

傳紀二字舊倒

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

假讚論而自見者釋

第四繳句

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

此四者皆不相須

用省

一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

原注近史

紀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盡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人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

絕倫欲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跡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

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祀故致福於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

與犬斃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乎為君又禮記云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

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此則既書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行事美惡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讚論重述前事此則才行事跡紀傳已書讚論又載也按此注舊本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一本混多譌今照傳記改正

入注中○原注公梁禮新序說苑戰國策楚能獲免者漢春秋史記迄於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

蓋十無一二原注唯左丘明裴驥四別所舉簡煩又叙子野王劭無此也釋利病疏論止此

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釋續從四別列出二流

如一無如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

為敏夫以鈍者稱敏原注魯人謂鈍人也則明賢達所

嗤此為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僖十六夫聞之隕

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

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釋已上正其有一無反於是

者若公羊當作穀梁稱郤郤傳作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

齊使跛者逆穀梁作御下同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

宜除跛者已下句舊作字誤但云各以其類逆舊多者字必事加

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

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

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釋已上反然則省句爲

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一有史矣苟句盡餘賸

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釋二字疏論止此。正文已

竟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

張其萬罟而獲之由於一目夫叙事者或虛益散辭廣

加閒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

漁者既執而此三字恐有譌脫罟釣必收其所留者唯

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枝王注云諸本作駢抵誤盡去而塵垢

都捐

一作

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瀦在矣嗟乎能損之又

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釋

設喻結所言太窄北平云如行地者踈足之外不留寸

上尚可以行乎。此章當云尚簡下章當云用晦也舊

本標簡要
隱晦非是

按右一章言叙事尚簡也四別二流指證簡法得間

入微是史通全提之正令是叙事不二之法門行之

維艱識法者懼。高赤檀弓複調取致原非史部家

言劉公特拈句示的耳勿以不知文詁之。論古考

言貴設身處地劉公時所睹諸近史如何臧之兩晉
南北之八朝其所載記太半皆駢章儷句嘲已譁世
之篇展卷爛然浮文妨要公有激於此束之窄僊之
途所謂矯枉者直必過讀者諒之而已

權輿

廣韻造衡自權
始造車自輿始

成雷折軸

漢中山靖王傳衆煦漂山聚蟲成雷注蟲
古攷字國策張儀說魏積羽沈舟聲輕折

軸衆口
鑠金

筆輅藍縷

左宣十二藥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在軍
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微之訓之以筆輅藍

縷以啟山林按是樂書語非士會語也二人皆稱武子所以誤也又昭十二年右尹子革語亦有華轅句皆是言語非書事跡

衛青傳

史記贊大將軍不敢親附士大夫招賢者侵人主之柄奉法遵職而已按其文全出燕建

口語史公運之為贊事舉而傳文省矣故劉氏引之

孝文紀

漢書贊孝文皇帝約身弛民懷南越和匈奴又吳王詐病而賜几杖專務德化按凡此數

事本皆史記紀中正文班氏取以為贊又一運化省筆之法故劉氏類引之

魯人以為敏

左文十五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賜公名在諸侯

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魯人以為敏杜注無故揚其祖惡是不敏魯人以為敏君子不與也按魯字之

訓劉云禮記中亦有是註但大小戴記皆無是語唯孔疏有其文曰魯人魯鈍之人

眇秃跛

穀梁成元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同時而聘于齊云云公羊成二客或跛或

眇於是使跛者迂跛者眇者迂眇者按史通所引是穀非公傳寫誤

口中無齒

漢書張蒼傳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按句上無年老字又按本傳全錄史記史記有

老字無年字豈唐初寫本漢書有此二字耶

一釜一目

魚泰典略云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史通翻用其文然失

之迫隘不若原文之善喻也按魚豢之言本淮南說山訓

輪扁

莊子天道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按文

欽定四庫全書

史通
卷六

兼使郢人運斤事
故曰不能語斤

伊摯

史記殷本傳伊尹名阿衡索隱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呂覽本味伊尹說湯以

至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按輪扁二句本文心神思篇成語

夫飾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多

目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釋

本章言敘事用晦也先泛然說起

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為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為主况

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

哉釋

已上是開勢

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

瑯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

太山者但嗟其峻極釋

此層亦是挑剔之文

必摘以尤最不知何

者為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釋

此方點出章旨又將顯字剔晦字晦之云

者意到而筆不到也

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

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

釋

測注在晦一邊

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

片

一作非

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釋

正提用晦作起筆

昔古

猶云古昔

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

考妣

德威民戴皆見

夏書云啟呱呱而泣予不予

憂國忘家皆見

周書

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

紂虐民憤皆見

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

服

山德公心皆見

此皆文如濶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

其易而為之者

一無者字

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

苦

舊作斥非于文不順當是斥苦之訛

其說也釋

此節從尚書指出晦法

既而正明

受

舊作授

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

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

有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秦

政善可知

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安集可知

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

此下諸本多謠詳注在後

犀革裹之

比及宋手足皆見

勇問可知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感悅可知

斯皆

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

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辯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

隅於字外悔之時義不亦大哉

釋此節從左傳指出晦法

洎班馬

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

亡蕭何如失左右手

史記淮陰侯傳倚任可知

漢兵敗績睢水為

之不流

史記項羽本紀敗形可知

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

專業可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翟公之門可張雀羅

涼態可知

則其例也

釋

此節從史漢指出晦法正文扣

佳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為

文

一作史

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

配故應以一言蔽之

舊脫之字

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

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處道

舊本作承

受責於少期

原注魏書鄧哀王傳曰容貌姿美有殊於衆故特見寵異裴松之曰一類之言

而分以為三亦叙屬之一病也

子昇取譏於君懋

原注王劭齊志曰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

興魏之書怏怏溫子昇亦若此而撰

非不幸也

釋

此節概盡

後史簡且不能更何處說起用晦耶今試取諸史讀之信有八代之衰之歎也蓋作者言雖簡

略理皆要害故能踈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

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雋穎思多昏滯費

詞既甚叙事纔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

之價也釋此節雙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

原注國謂三國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此下

志晉謂晉書也夫讀古史者明一作其章句皆可詠歌對晦而言故

脫觀近史者悅一作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意無餘蓄

悅耳悅字勝

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揄揚而其理自見

矣釋

結是長言咏嘆之法。舊本二章裝柄簡要義猶可通隱晦直無理矣。叙事正貴明顯而顯反之果

何說乎且隱晦豈文家美詞而與簡要對舉乎決是妄填故削之

按右一章言叙事用晦也用晦之道尤難言之簡者

詞約事豐晦者神餘象表詞約者猶有詞在神餘者

唯以神行幾幾無言可說矣叙事至此豈復望之五

經三史後哉故止得前幅舉似如尚書左傳史漢數

條愜合章旨向後著語便挫一鍼何也如所云不隻

皆雙及處道子昇受責取譏諸注祇從煩省比量移
置前章背面亦得此則反拈互勘取道稍鬆亦彌見
晦法入微無文對舉也故曰尤難言之

言文

左襄二十五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慎辭哉

斥苦

莊子逸篇緇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引緇謳歌為力不齊而迫促之按本文蓋竭力求及

意之

晉盜奔秦

左宣十六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

如歸忘亡

左閔二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犀革至挾纊

左莊十二宋萬弑閔公於蒙澤奔陳宋人請萬於陳以昭陳人使婦人飲之酒

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之又宣十二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按本文於則有之下一本云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援廟楬動於甕師人多寒王拊而巡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一本削去援廟楬六字以宋人醢之蕭潰六字填之反覆叅觀二本皆謬何也章言用晦所引皆含蓄句法此條神趣只在手足見如挾纊兩言而多贅冗文全平晦體謬一也史通一書純用偶體此條與盜奔邢邈作配而溢添援楬則體不均改綴蕭潰又義不屬謬二也再按援楬事見襄二十八此六字似是犀革改本失刪彼文自餘羨句則緣後人夾注傳寫混入致茲平謬耳既僭刊之仍列異本原文於右難者曰三軍挾纊八字不太割截乎應之曰如歸

忘亡八字連綴上文否

不知牝牡

王訓故郝子董仲舒勤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按史記漢書止有不窺園一

句

可張崔羅

漢書汲鄭傳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

張崔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迴知交情一貧一富迴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

見迴

處道

晉書王沈字處道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按本文句下

原注本引裴評王沈書語或妄意裴是注三國者遂改處道為承祚并改注內魏書為魏志而又脫去有殊

於衆兩言使一類分三句無著傍頭面全失矣亟是正之不憚多事云

子昇

魏書文苑傳溫子昇字鵬舉永熙中散騎常侍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有顏延之謝靈運

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轅謝吐沈含任宋游道集其文筆為三十五卷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婉賢愚草木以方男女

詩人騷客言之備矣

釋本章論敘事妄飾謂假古名以飾今稱也首原比體所由興作

開局洎乎中代其體稍殊或擬

記作

人必以其倫或述事

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

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為王室公輔為王

臣盤

亦作磐

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誓

舊作稱

而史

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

於此矣

釋此節說到假古為飾自漢初始而史亦因之

降及近古彌見其甚

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為問鼎稱巨寇

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

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

義也

釋此承前言諸名雖飾猶皆切當況是雜書無關國典也

如魏收代

元魏初國號代

史吳均齊

北齊

錄或牢籠一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

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
牢均叙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
塗山持彼往事用為今說置於文章

不闕史冊之文

則可施於

簡冊

謂史

則否矣

一說釋此

折轉言若收均任修其字釋周史逖行誇飾則妄矣

亦有方

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

一作真

獲曹

咎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為有龍陽之姿

拈事

其事

相符言之謹矣而盧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
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

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安足庸音苟矜其學

必辨而非當者矣

此亦釋此與下節皆兩層轉折○此未允釋言諸所比擬王崔為得若盧

李則過飾矣

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叙新儀

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轡

當作

子長當作孟堅所

書魯始為髻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

子有筭伯支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記稱

符

世說注引裴記本作符

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齊志述

一有受紀二字一有

受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

崔撰以新史重規

李百藥

欽定四庫全書

史通通釋

卷六

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為免冠夫近世通

無案食殊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

一脫今字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釋此以制物

言亦兩層轉折若楷壘等皆有毆若盤帽等則不必假古為飾矣又自羣雄竊據充牣

神州聲教稱名皆與諸華殊異至如翼捷舊有魏字道武原

舊作非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一諱以他語德蔡闕

而不載考二史皆不諱蓋庖降蒯瞶字之嬖也重耳黑臀名之

鄙也舊皆列一諱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

加刊定况齊丘

注語甚明舊謠愁山之定

犢彰於載識

原注杜臺卿齊

記載識云首牛入西谷逆犢上齊丘也

河邊之狗著於謠詠

原注王劭齊志載謠云

雅頭團圍河中狗子破爾苑也

明如日月難為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

後釋

此節乃推到無可飾者如犢獺謠識等諸名色不能飾而諱之亦飾也

亦有氏姓本

複減省從單或去万紐而留于

舊謠去万紐而留千又謠去萬而留千或

止存狄而除庫

如作存扶而除乞亦可舊作存扶而除厚非

求諸自古罕聞

茲例釋

此因諱而類及之此雖非文士為政然當時操史筆者固有憚煩從政之習也

昔夫子

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

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

者多有一字

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

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

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釋結言史亦尚文但虛設不可耳

按右一章論叙事妄飾也通旨歸結在此為元高字

文而作歷詳厥指一言詞令之出幅負不可欺一言

服物之制通稱不必變一言名號之傳謠讖不容拚

所爭在僭與直非貪俗惡典也與言語篇同意論者

不審幾疑提塘邸抄彈詞賓白亦可班之國史矣豈謂是哉

劉氏獻百牢

魏書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與駕南伐劉義隆使獻百牢貢其方物按用左

傳哀七年會鄆語又見雜說中篇佛狸入寇注

元日會萬國

按魏書太宗神瑞二年春正月賜附國大渠帥朝歲首者繒帛金罽有差而文

乃言高齊事考齊書無元日會萬國明文當是臣僚賀表中語惜吳均齊錄不可得見也

諸葛挑戰

魏志注晉陽秋曰諸葛亮寇於郿據渭水南亮挑戰遺高祖巾幘欲以激怒冀獲曹

咎之利史記項羽紀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

使人辱之大司馬怒渡兵汜水
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咎自剄

慕容冲

晉書載記苻堅滅燕慕容冲姊為清和公主
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

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
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戰國魏策魏王與龍陽君共

船而釣得為
王拂枕席

邢邵喪子

北齊書邢邵字子才養孤子恕慈愛特深
在兖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顏色貶損

及辛痛悼雖甚不再哭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
吳以還所未有也戰國秦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

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子愛子也死而不憂何也東
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與無子時同也

奚憂
焉

王琳得人心

北齊書王琳字子珩鎮壽陽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既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

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歎歔流涕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如焉李將軍廣事具史記

郭評子才喪孤不慟何異於吳王琳會葬千人李廣不啻豈為虛引故事

漢初立轡

漢書高紀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轡歸其縣縣給衣食棺具注應劭曰

轡小棺也郭評史通作轡轡車軸也又考史記無此事當改云漢初立轡孟堅所書

魯始為髻

左襄四郭莒伐鄆臧紇救鄆敗於狐貍國人從喪者皆髻魯於是乎始髻杜注髻麻

髮合結也喪多不能備凶服檀弓鄭注去纚而紒曰髻纚黑韜紒音計樓左傳合男女言檀弓以為婦人

也

作河橋

晉杜預傳預字元凱杜陵人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

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

男子笄

魏書劉芳字伯文彭城人北徙通直常侍王肅之來奔也安於華林肅語次曰古者婦人

有笄男子則無喪服男子冠而婦人笄芳曰冠尊故奪其笄稱也非男子無笄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

鳴抑纒笄總男子有笄明矣肅以為然時人號為劉石經按伯文北史作伯文

易盤以案

按裴之秦記崔之十六國書皆無攷晉載記符堅討姚萇萇軍渴有死者賊而降雨

長營三尺營外寸餘而已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何故降澤賊營

變帽為冠

北齊萬侯晉傳子洛字受洛干戰有功力高祖親狀上馬洛干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

按北史亦同而
卽志亦無考矣

翼捷黑獺

魏書帝紀昭成帝諱什翼捷周書
帝紀文帝宇文氏諱泰字黑獺

字媼名鄙

舊注虓降八凱中一人蒯瞶重耳晉文公名黑臀
客傳亦有趙人蒯瞶重耳晉文公名黑臀

晉成公名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
黑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曰黑臀

姓複從單

通鑑釋例魏之羣臣出代北者皆複姓
文邈洛改爲單姓史忠其煩皆從後姓今

按北朝諸史亦非盡改其省改
之文於魏書官氏志具列之

去万紐留于

周書唐瑾仕魏爲驃騎開府周文歎異
之賜姓萬紐于氏華岳頌碑結銜作万

紐于瑾魏書官氏志勿怛于氏後改爲于氏通志氏
族略勿怛于疑與万紐于同愚按勿怛無他据而万

組有據疑魏志論也又易万作萬北史
儒林樊深賜姓亦然則又傳寫者誤也

存狄除庫

舊作存扶除厚按官氏志無厚字連扶之
氏但有乞扶氏改為扶氏則似除厚應為

除乞矣然乞之與厚聲形俱別不應論轉乃爾再考
本志有庫狄氏後改為狄氏庫與厚狄與扶形俱相
近或當是也又北齊臣如庫狄迴洛庫狄威之屬多
廣頭去點尤與厚字頭同廣韻庫始夜切姓苑有之

史通通釋卷六